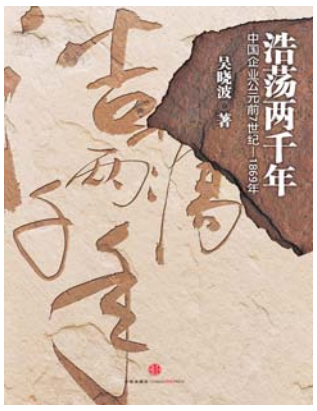
16 爬满虱子的“盛世”绸缎

新书试读



◆书名:《浩荡两千年》
◆作者:吴晓波
◆出版:中信出版社

提要:

1653年,大清顺治十年,刚刚坐稳紫禁城不久的清朝廷接到了一份来自广州的奏折,内称,有一个叫荷兰的国家近日派船停泊在虎门港,并向市舶司提出要与我国进行通商贸易。

从顺治年间的那次荷兰通商事件可以读出,帝国对国际通商一直持非常保守而高高在上的姿态,视天下各国为自己的藩属,不仅不承认平等的“贸易”,而且连“朝贡”也只能八年一次。对于这样的态度,西方各国在很长时间里委曲求全,无可奈何,而到了200年后,随着局势陡转,西方国家终而枪炮相向,凌厉报复。

清廷之所以对国际贸易如此苛刻谨慎,除了“大国情结”之外,还与开国初期的海禁政策有关。为了防御郑成功集团对大陆的攻击,清廷在1661年、1662年和1664年先后三次颁布“迁界禁海令”,强迫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皆内迁数十里,凡界外的村庄、田宅、船只,一律烧毁,规定“片板不许下水,粒米不许越疆”,使界外变成无人区。三次内迁造成东南沿海的工商经济遭到重大破坏,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。

与“朝贡贸易”的市舶制度不同,海关制度建立之后,政府将对外贸易的管理与经营活动完全分离开来,从而催生出一种迥异以往的外贸模式和一个全新的商人阶层。根据历代的市舶制度,各国以朝贡的方式与中国展开贸易,贡使将贡物献给中国皇帝,同行的商人则将更多的货物交与市舶司,在特定的馆地临时招商叫卖,并无专设的买卖机构。海关设立之后,外商被允许在中国境内的四大海关自建商馆,自主买卖。

一位叫斯当东的英国人曾描述了夷馆区的景象:作为一个海港和边境重镇的广州,显然有很多华洋杂处的特色。欧洲各国在城外江边建立了一排他们的洋行。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国旗,同对面中国建筑相映,增添了许多特殊风趣。货船到港的时候,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,各穿着不同服装,操着不同语言,表面上使人看不出这块地方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的。

清政府对夷馆商人进行了严格的行动管制,他们未经批准不能进入广州城,也不得擅自离开夷馆四处活动。当外商被严格管制并“圈养”起来之后,政府便以发放牌照的方式,允许获得资质的中国商人与之展开交易。就在粤海关开设的第二年,1685年4月,广东发布《分别住行货税》文告,规定国内贸易作为“住”税,赴税课司纳税;对外贸易作为“行”税,赴海关纳税。同时设立“金丝行”和“洋货行”,分别办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业务。这便是行商的起源。那些被特许从事洋货贸易的商人史称“十三行商人”。

“十三行”这个称谓的由来,有多种说法。有人认为第一批获得特许资质的商人共有十三家,因此得名。也有人认为是广东经营商业的三十六行中有十三个与外贸有关。还有人则认为,这是明代沿用下来的俗称,据《粤海关志》载,开设海关的时候,每年远航而来的外国船只仅仅二十来艘,到了之后,中方以肉酒款待,然后派牙人居中交易,沿用明代的习俗,称之为“十三行”。

无论如何,十三行商人的出现是外贸制度变革的产物。十三行商人似乎在对抗中渐渐占到了上风。在公行成立的8年之后,1728年(雍正六年),政府依照扬州盐商的“首总”模式,制订了商总制度。所谓“商总”者,由十三行商人共同举荐,经粤海关监督批准,负责统领各行商对外贸易,评定货价,解决纠纷。

公行、商总制度的形成,让十三行商人日渐成为一个组织严密、行为划一的垄断型商帮。

下期预告▶
17 斡脱商人的“黄金时代”

谱

外物之味,久则可厌;读书之味,愈久愈深

31 酒窖尸库里的秘密

提要:

罗纬芝艰难地向以前的红酒酒窖现在的尸体窖更深处走去,哆哆嗦嗦下了楼梯。寂静无比的尸袋夹道里,荡漾着罗纬芝空洞的脚步声。慢慢走到了酒窖深处,灯光一如既往地昏黄,只是罗纬芝的眼睛已经慢慢地适应了这种黯淡,看到了更多的东西。

罗纬芝想起了于增风,强烈纠正道:“怎么能说不是人!他们是人。”又问:“你没有进去过?”韩工程师说:“我是这里都装满了以后才来的。刚开始住……住人……的时候,工作人员是要进去的。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测仪表。只要温度正常,我们用不着进去。”

罗纬芝不放心地说:“里面发生过别的什么事情没有?”韩工程师不甚明白,问:“您指的是什么?”罗纬芝说:“比如各种灵异事件?还魂显灵什么的?僵尸?吸血鬼?”韩工程师释然道:“那倒从来没有过。不过,我还是劝您不要进去。”他态度万分恳切。罗纬芝摇摇头说:“我不进去,如何能查看到第一手资料?这是我的任务啊,我必须进去。”

韩工程师看拦不住,只得作罢。叮嘱说:“你最多只能呆15分钟,然后必须出来。防化服虽然阻抗病毒有效,但是防寒功能很有限。还有,你可千万不能在里面迷路。”说罢,他拿出一个小仪器,略作调整,郑重地交到罗纬芝手里,说:“这是报警器。一旦出现了异常情况,你就立刻报警。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进去帮助你。”罗纬芝说:“我会活着出来的。你们安心等着吧。”

◆书名《花冠病毒》
◆作者:毕淑敏
◆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酒窖尸库的大门打开了,罗纬芝一个人走进。随着最后一道密闭门的开启,罗纬芝终于站到了尸体窖的核心处。一眼看去,悠长隧道,无边无际。罗纬芝刚开始一直不敢把目光投向林立的尸体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寒意越来越浓。她站定,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胸前,那里挂着李元所赠的水晶吊坠。两把交叉的海盗剑,上缀有黑色水晶。

罗纬芝深深呼吸了两下,调匀气息,然后第一次把目光投射向尸体袋。她看到眼前出现的最显著景象,是一团团白色的东西。在目镜后拼命把眼神聚焦,她才发现那一团团白色的东西里面还有一颗颗浑浊的褐色荔枝核!罗纬芝惊诧莫名,只有仓促合上眼睛。当重新睁开眼睛,窥视这些爆凸而起的褐白相间的物体时,她才发现这是一双双死于花冠病毒感染的尸体的眼珠。没有任何人告诉过她——花冠病毒感染者,是死不瞑目的!

她查看一具又一具尸体的名签,耐心地寻找着。一具最靠里面的尸体袋。罗纬芝木僵状停下了脚步,找到了想要的东西。袋口的标签上,清楚地登记着姓名:于增风。于增凤死亡的时候,尸体库还没有建立。他的尸体在医院的太平间里保存了很久,按说他是有机会被火化掉的。也许是他的殉职震撼了同道们,人们能做的最后眷顾,就是让他有形的躯体在人间多停留片刻。

罗纬芝打开于增风的尸体袋。于增风就整个俯卧在地面上,她顾不上哀伤,先把于增风尸体袋子里的分泌物冰块,收入到自己所携带的器皿中,又取下了多块身体组织。李元告诉过她,这些部位的病毒的数量密集。她轻声对于增风说:“于老师,对不起。这些就是帮助您的理想早日实现的。”

把这一切都做完了,罗纬芝才有胆量打量于增风。这个在心目中已经十分熟悉的人,其实面目完全陌生。于增风比在罗纬芝梦中出现的那个人,更为高大。他坚信死亡虽将他收入麾下,百转千回的一生就此告结,但他未曾屈服。

罗纬芝把于增风蓝白条纹相间的病号服理顺,预备把他重新装入塑料尸体袋。就在这个过程中,她触到于增风的病号服衣袋里好像有东西。她伸手去摸,居然是一叠卷起来的纸。

下期预告▶32 背后的脚步声

◓日识一字

发音: yǎn
谐音: 掩
释意: 1.覆盖,遮蔽:“～日为蔽云”。2.承袭:“法舜禹而能～迹者邪?”3.深:“其器宏以～”。4.狭:～中(狭道)。
用法: 1.是犹弇其目而祝于丛社也。——《墨子·耕法》2.处必弇。——《吕氏春秋·仲冬》

◆书名:《酒局》
◆作者:陈亚辉
◆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30 发财的美梦

提要:

这天早上八点多,冯雄俊到了办公室,像往常一样翻看报纸,突然,一则规划方案公告跃入眼帘。仔细看了之后,冯雄俊啪地一拍桌子,然后猛地站起来,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,自言自语道:“太好了,太好了!”那则公告正是关于糖厂周围土地的规划方案公告。

这时,林淦刚好推门进来,见到冯雄俊激动的样子,不解地问道:“冯总,你怎么了?”冯雄俊拿起那张报纸,指着那则公告,说:“老林,你看看!”林淦看报纸的时候,冯雄俊点了根烟,吸了几口。

“冯总,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方案啊?要不,你怎么会贸然买下糖厂那块地?”林淦不解地问道。

“老林,这个你就别问了。总之,咱们的机会来了!”

“是,是,是!”林淦连连点头,说:“冯总,你打算把那块地转手卖掉,还是盖楼卖?”

“这还用问吗?当然是盖楼卖了!卖土地能赚几个钱?”

“也是。可是盖楼得需要好多资金,咱们公司账上没钱,是不是又得跟银行贷款?”

“这个你就不要担心了!”冯雄俊叼着烟,瞥了林淦一眼说,“自然会有人送钱上门的。”

“送钱上门?”林淦皱着眉头,一副一知半解的样子。冯雄俊摁灭了烟头,拍了拍林淦的肩膀,走出了办公室。他原本打算去找几个要好的朋友喝几杯,可刚上车,他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,是李露。李露焦急地说:“小妮发高烧,我现在送她去市医院,你能不能过来一下?”

冯雄俊安慰她说:“你不要慌张,我现在马上过来!”说完,冯雄俊掉转车头,赶往市医院。冯雄俊刚到达市医院,在家里做家务活的黄虹丽就收到了一条短信:“想捉奸就快点儿到市医院三楼儿科吧,慢了就没戏看了。”

约二十分钟后,当黄虹丽出现在儿科门诊走廊时,冯雄俊和李露正好从医生办公室出来,准备带小妮去注射室打吊针。见到黄虹丽,冯雄俊脸色惨白,僵在那里,嘴巴张得大大的,像个傻子。

冯雄俊终于和黄虹丽离了婚,儿子判给了黄虹丽。冯雄俊把房子和300多万元家庭存款全给了她,此外,还要另外给黄虹丽2000万元,使黄虹丽把雄良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他。冯雄俊当然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,只好给黄虹丽打欠条,保证一年内还完钱。

然而更令他心痛的是,在他和黄虹丽离婚的第二天,他也得到了李露要和别人再婚的消息。只是在这些痛苦还没有爆发的时候,又出现了令他烦恼的事情。

经过一周的谈判,冯雄俊基本敲定建筑材料供应商和建筑商。家具厂厂长孙名亮就打来电话,说:“冯总,不好了,厂里的工人又闹事了!”

赶到家具厂时,冯雄俊一言不发,径直走进厂房,只见里面凌乱不堪,机器毁损严重,地上还留有不少石头和棍棒。冯雄俊点了根烟,猛吸了几口,思虑再三,决定关闭雄俊公司,卖掉厂房和门市部的设备、存货,并将土地和门面转租出去。

朝霞透过玻璃窗,洒在唐雨晨的办公桌上。唐雨晨哗啦哗啦地翻看当天的报纸,突然,她的目光落到了一则拍卖公告上,她先是一惊,随后嘴角露出了微笑。这则拍卖公告的拍卖标的,正是雄俊公司的固定资产。

两周后,周进代表鑫生公司以700万元的价格拍下了雄俊公司的厂房、设备、土地承租权,以及门市部的固定资产和承租权等。

这天早上,周进接到了雄良公司的电话,对方说:“款已经到账,请你们老总过来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吧。”周进挂了电话,把此事告知唐雨晨。唐雨晨叫上周进和会计,一起来到冯雄俊公司。

不知不觉,已经到了雄良公司门口。她站住,仔细端详着挂在门口上方的“雄良房地产有限公司”的牌匾。唐雨晨走进冯雄俊办公室时,看到他正拿着笔在写着什么。听到脚步声,他抬起头,目光和唐雨晨碰到了一起。刹那间,他一阵愕然,手中的笔掉到地上。

下期预告▶31 果然出事了